



岁月  
年华

## 山里人的端阳

□张文燕

外婆总把端午节称为“端阳”，小时候的我也跟着她这样叫。长大了才听老师说，这个节叫做端午节，为纪念屈原而来，山外的人常常有划龙舟、包粽子、挂艾叶的习俗。我的故乡在僻远的大山深处，老一辈很多人都没进过学堂，对山外端午节的这些习俗了解甚少，他们只会虔诚地按照祖辈传下来的方式，过这个古老的节日。

在山里人眼里，端阳节最不能少的是雄黄酒。因为身处大山之中，少不了要与毒蛇猛兽打交道。网上很多人说广西老表不怕蛇，这话是有根据的，见得多了，自然就不再那么害怕，换句话说，广西的蛇是很多的！山村的小路上、刺蓬里，甚至是家门口，都能经常见到蛇，从屋子里某个角落突然窜出一条蛇来，也不算什么稀罕事。可是胆小的人——比如我，每每会被吓得腿软、惊叫，恨不得转头逃命去。传说雄黄正是蛇的克星，老人们都说端阳节喝了雄黄酒，再喷一些在身上，一年里蛇都不敢近身。除了喝雄黄酒，人们还会在屋前屋后撒上一圈雄黄，如同孙悟空用金箍棒为唐僧画的神仙保护圈一般，黄澄澄的特别显眼。老人们说这样一来，再凶猛的蛇也进不了屋子、伤不了

人。

我们兄妹几个是不信这一套的，往往扭扭捏捏地不肯喝酒、喷酒，外婆就搬出《白蛇传》里许仙被现了原形的白娘子吓死的故事来，说是千年的蛇妖喝下雄黄酒都会现原形，可见老规矩是有道理的。她会亲自取来一个粗瓷碗，倒上满满一碗自家熬的土酒，把雄黄碾成粉末倒进去，再伸出她那被烟熏得蜡黄的食指搅拌几下，碗里的酒便显出一种鲜艳的黄色来。外婆把酒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嘴边，逼着大家必须得抿上一口。碗中剩下的，她会大口吸进自己嘴里，挨个喷洒到我们的手上、腿上、衣服上，全家人都喷完了，最后给自己一身上下也喷个遍，这才擦擦淌着黄色液体的嘴角，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吸她的旱烟斗。

也许是群山环绕且山高林密的缘故吧，山里的夏天总是来得迟一些。有时芒种过后了，我们早晚时段还得穿夹衣，所以大人们是不让小孩子过早地下河游泳的。他们把下河的时间规定为“早不过端阳，迟不过立秋”。端阳节，成了孩子们可以“开戒”游泳的节日。很多人家的男

人会在这一天，亲自带孩子们下河游泳。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：巍巍的青山脚下，一池凉凉的碧水，一群孩子初脱缰绊，叫着嚷着在水里尽情撒着欢；初夏的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溅起的每一朵小水花都映着五彩的光，水中的鱼儿被惊扰得到处乱窜，空中的鸟儿被惊扰得上下翻飞……这时你会真切地感受到，沉寂了一冬又一春的山山水水被吵醒过来了，它们急匆匆地扑进夏的怀抱里，所有的日子突然都变得明亮了起来。

紧承下河的还有一个节目——上山。端午前后，城里杨梅早已大量上市，有的地方甚至直剩一点尾货了，大山深处藏着的那些个红杨梅、白杨梅、炭灰杨梅却才刚刚成熟。那些从河水里钻出来的孩子，消耗完了肚子里最后一点食物，正好上山摘杨梅充饥去。

当年的我是不敢下水游泳的，却爱跟在哥哥身后上山摘杨梅。我不会爬树，连两米高的小树也上不去。哥哥却是爬树的行家，有着猴子般敏捷的身手，再高大的树他都能三下两下爬上去。跟他去摘杨梅，我只需背着大背篓，傻傻地站在树下

不动，树上的哥哥就会把熟透了杨梅，一把一把抛进我的背篓里。要是我想过一次摘杨梅的瘾，他便用脚踩住低一点的枝条，让它再低一点，一直低到我伸手就能够得到为止。这样我便可以站在树下，直接摘了杨梅往嘴里送，可以吃到满嘴发酸，连牙齿都软了为止。当年的我们无法拥有更多的水果零食，这野生的杨梅自然就成了无上的美味。

粽子是生活好起来之后才被慢慢纳入山里人的端午节的，我的母亲甚至一辈子都没学会包羊角粽。我从大表嫂的手中学了包粽子的手艺，过节时勉强可以应个景。粽子里能够包进去的食材很多，还能根据个人的口味随意添减，自然是受欢迎的。只是日子好过了，人的口味也跟着刁钻了起来，就算是美味佳肴，也鲜能勾起人们强烈的食欲。

于是就更加怀念儿时的端阳，怀念外婆的雄黄酒和《白蛇传》，怀念凉凉的山涧水，红艳艳的野杨梅。端午临近，且让我的思绪如山间夏日的轻烟一般，悄悄溜回故乡，溜回童年，到大山深处去转一转吧！

## 蛇皮袋里的端午

□赵自力

父母帮我们在城里带孩子，住了几年还是不习惯。这不，孩子能上幼儿园后，他们立马回农村老家了。

“还是老家好，空气新鲜，蔬菜也吃不完。”父亲常常感叹着说，“在城里，想听听老家的乡音都稀罕。”一回到农村，父母就像鱼儿回到水里，住瓦房，睡木床，吃粗粮，日子过得平静而舒坦。

不过，每年的端午节，父母雷打不动要到县城来，跟我们一起过端午。母亲说，端午节的习俗不能丢。再说，母亲总要亲手去包粽子，那粽子好看又好吃，我们一直惦记着呢。

端午节一大早，父母就从农村老家动身，辗转几趟车来城里。蛇皮袋里，必定装着几大把新鲜的艾蒿。那是父亲天刚亮时，就去河边割的，上面还带着露水呢。艾蒿分成几把，插在大门上，也分发给邻居们插些，整个楼栋顿时就有了过节的气氛。多余的艾蒿，母亲拿到阳台上晒干，她说等晒干了，无论是洗澡还是泡脚，驱蚊止痒，效果非常好。

“安置”好了艾蒿，母亲接着从蛇皮袋里拿出一些东西来，一样样地拿着，生怕掉落一地。有糯米，有干笋叶，有花生米和饭豆类的，甚至连小红绳也带了一卷。“过端

午了，你家啥都没有准备，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。”母亲一边收拾，一边嗔怪着我们说。的确，我们一般就是中餐在家里吃，除了米面油外，很少弄其他的食材，更没有准备端午节的材料了。

母亲来了，厨房就被她“征用”了，我和妻子只能打打下手。母亲手大，做起事来却慢条斯理，不急不躁的。那些粽子，在母亲手里就像捏泥人一样，想怎么样随便一捏就成形了，而且鼓鼓正正的。我们可就不同，包的粽子不是瘪了，就是裂开了“肚皮”。望着奇形怪状的粽子，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孩子也要包一

些，她喜欢红枣，所以她包的粽子里红枣格外多。

包好的粽子，被端进蒸笼里，不久后就闻到粽子浓郁的香气。母亲说，不急，用小火慢慢煮，越煮越香。邻居家都能闻到粽子香，故意夸张地耸着鼻子，深吸几口气，夸母亲能干会包粽子。粽子开锅时，我们邀请左邻右舍一起品尝，大家都说，那是人间美味，带着一股特有的乡土味道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粽子过端午，这是母亲最为欣慰的时光。

悠悠艾草香，片片粽叶长，父母的蛇皮袋里，装着最美的端午节。

慢时光

## 端午“艾”动力

□诸葛保满

民谚说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。在我的家乡，插艾是端午节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，父母利用家乡“端午插艾”民俗教给了我吃苦耐劳、自强不息、不怕困难、勇于前进的美德，在我奔向不同人生目标时，有了源源不断的“艾”动力。

端午节当天，家乡除了举办大型赛龙舟活动之外，直接关乎老百姓生活的还是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洒扫庭院、清除杂草，在庭院周围洒上雄黄酒，同时把艾条、菖蒲扎成小捆插于门楣，悬于堂中，以驱赶蛇鼠蚊虫等民俗。艾还是食药同源的作物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艾以叶入药，性温、味苦、无毒、纯阳之性、通十二经，具回阳、理气血、逐湿寒、止血安胎等功效，亦常用于针灸。现代实验研究证明，艾叶具有抗菌及抗病毒，平喘、镇咳及祛痰，止血及抗凝血，镇静及抗过敏，护肝利胆等等作用。艾草还可作“艾叶茶”“艾叶汤”“艾叶粥”“艾叶粳”等风味食品，深受欢迎。有如此利好的市场需求，老家的很多乡亲都种艾售卖，以贴补家用。

儿时，父母用卖艾收入作为孩子的零花钱，将种艾、收艾、卖艾的工作以“联产承包”的独特方式分配给了我 and 哥哥。当年，父母在屋旁的一块空地上，给我和哥哥每人划了一垄土地，让我和哥哥种艾、管艾、护艾，并承诺售卖艾的收入全部当作零花钱，鼓励我和哥哥多劳多得、优劳优得。有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明确目标，我和哥哥“艾”动力十足，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。我们种下艾种之后，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跑到地上查看艾苗是否破土生长，常常给艾苗松土、除草、捉虫、浇水。一次，艾苗长到五十公分左右的时候，害了病，叶片始枯黄像患病的娃娃一样，耷拉着脑袋，蔫蔫的毫无生气，我跟哥哥急得要哭了，赶紧拉着父亲帮忙诊断。父亲仔细察看之后，告诉我们是浇水过多所致，教我们要合理浇水、松土，让艾苗的根须透气。在父亲的指导下，艾苗神奇地“起死回生”，到端午时节，长到了一米五六，比我和哥哥的个子都还高。我和哥哥高兴地把艾割下、捆成把，父亲用板车把艾运到镇上，按照事先做好的记号分成两摊，让我和哥哥各自吆喝、售卖、收钱，品尝劳动果实的独特美味。

时过境迁，我早已不再是那个稚气的乡村娃了，但父母“联产承包”给我们靠种艾挣零花钱，帮助我们养成了吃苦耐劳、细心观察、团结协作、积极应对困难的好习惯却受用终生。

诗和远方

## 今又端午

□朱凌

从一条奔腾千载的江水中而来  
穿越二千多年的如烟岁月  
你这幽远绵长的药草馨香  
始终如一在华夏大地一路芬芳

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 
都是那么超乎寻常的神奇  
就连那高高在上的门楣  
竟能一夜之间  
生长出葳蕤的艾叶  
还有碧绿的蒲草摇曳成旗

我是故乡稻田出产的黏糯  
一经遇上家乡青翠的簕叶  
加上妈妈手中悠长的丝线  
任由泛滥的母爱层层包裹  
交给浓郁的乡愁一再蒸煮  
香甜便在家乡纵情弥漫

两鬓斑白的老母亲  
岁岁年年  
精心缝制贴心的香囊  
待我蒲节归来再度远行时  
送一个陪我远走他乡  
留一个在家让我日思夜想

瑶山娃的夏天，是端午那天才正式激活的。

远山的蝉，在低低地试探着排练了一段时间后，从端午那天开始拖着悠长悠长的声音，正式唱起那古老的曲调：“朗朗耶，朗朗朗朗耶——”唱一阵，暂停，好像万物突然静止，世界消失；然后又猛然齐奏起来，此起彼伏，覆盖了阳光、空气和山野，整个世界又热闹无比。

于是瑶山娃们知道，真正的夏天到来了。

端午的小孩好像春天的鸭，最先知道河水悄悄地变暖。这一天，大人解除去年立秋日下达的下水禁令，孩子们开始欢呼着在村头集合，成群结队地奔赴那些山涧、河流。到岸边，先掬一捧水，拍拍额头，拍拍后颈，拍拍胸脯，像是进行一个下水前的虔诚仪式，然后后退几步，争先恐后地从河滩上起跑、冲刺、跃起，像一条条大鱼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，跳进水里。仿佛稍慢一点，河流就会从眼前飞走，消失。他们在河里翻筋斗，像一只只水鸭子。他们从荷塘的头，一直游到荷塘的尾，也像一条条白色的大鱼。这还不算，他们沿着河边的峭壁，爬到高高的石台上，纵身一跃，溅起高高的水花，惊叫声比浪花还高，整条河都流满了欢乐。累了，就在河滩上晒太阳，晒一阵，又下河里玩一阵。水的主题会持续整个夏天，直到立秋。立秋后，大人是不准小孩再去水

里了，小孩也不太敢撒谎，大人们只要用手在小孩的手臂上轻轻一刮，一道鲜明的白色划痕明明白白地露出来，少不得屁股上要挨几巴掌。

“朗朗耶，杨梅熟”。远山的蝉开始唱歌，那是召唤孩子们去山里摘杨梅。这也是一项集体活动，要一起去才热闹。挎篮，背竹篓——拿尼龙袋并不方便。一伙人时而奔跑，时而嬉闹，鸟儿歌，蝉儿鸣，微风吹，叽叽喳喳一路。路上扛着农具的大人们，有时也会无端打趣，小孩，你的裤子屁股那里怎么张了一个嘴了？然后那个小孩赶紧摸摸屁股，其实也没洞，于是大家一阵哄笑。有的大人也会说，你们捡得到杨梅不，我看八成会跑空路。其实，孩子们年年都去捡，附近山上哪里有棵杨梅树都一清二楚，还知道不要到松树林边上那棵去，那种杨梅有松脂的味道。到了树下，看到满树的红色果实，大家伙“哧哧哧”就爬了上去，满树的小人儿，像是挂了一树的猴子。这些“猴子”，先是选了又红又软的杨梅吃个饱。一颗颗果肉在阳光下红里透亮，好像还带着些绒毛，也不用洗就一颗接一颗丢进嘴里。那些大些的，教人怎么吃杨梅：要嚼了肉，然后把核也吞了，才不酸。胆子大的，试着吞了核，于是就很骄傲，说真的不酸。胆小的，试了几次，实在吞不下，就会说，我妈说了，吃杨梅不能吞骨头，不然会从头顶长出树来的。别的孩子听了，就会讥笑他。待

吃了个半饱，才绿叶红果一起装满竹篮竹篓——带叶的保鲜更久。回家的路上，又碰到那个扛农具的大人，小孩们便炫耀：喏，你看，你不是讲我们捡不到的吗？大人笑呵呵地抓一把吃了，装作好酸的样子说，这个这么酸，不好吃。我知道有一棵“火炭杨梅”，那才好吃呢。于是大家都缠着他，要他带路。他被缠得无法脱身，说好远好远的，小孩走不到。小孩们说，不怕远。他只好又说，还要半个月才熟呢。于是那个夏天，大家都在想着深山里的那棵乌黑乌黑的火炭杨梅。

捡了杨梅回到家里，大人们已包好了粽子，有鲜黄的黄茅粽，有香喷喷的猪肉粽。大人找一根细的丝线，一端咬在嘴里，一端扯在手上，往粽子上缠一圈，然后一拉，一块块椭圆的粽子就堆在盘里了。猪肉粽在油茶里一泡，然后再咬一口，那些软和的糯米，香香的花生、绿豆、和那已软得像豆腐似的肥肉，在嘴里嚼，特别好吃。只是这时，牙齿却软软的不得劲——原来是杨梅吃多了。黄茅粽更软和，蘸了蜜糖吃，又糯又甜，但牙齿还是不得劲。只好背着妈妈做的小孩专属小粽子去和小伙伴比赛。小粽子比普通粽子个头要小，母亲会用红绳系起来，让小孩背着。在巷子里发亮的旧青石门槛上，大家会把粽子排列起来比谁的妈妈手更巧，包的粽子更漂亮。大点的孩子，有时在当

评委时作弊，小一点的孩子往往会被戏弄得哭着回去找妈妈。然而，吃了晚饭，啃了鸭腿，大人往手臂上、腿上、身上喷了雄黄酒，大家又到有青石板的巷子里集合，说白天去游泳和捡杨梅的事。那些不愉快的事都会被忘记光，除非又有新的恶作剧创意。然后就开始捉迷藏，玩到夜深，大一点的躲着躲着就偷偷地回了家，负责找的小孩，放开蒙着眼的手，四下里找，找不着，就大声地呼喊那些人的名字，喊了半天，四下里寂静一片，才慌慌地也回了家。

过了端午，孩子们的心思就不在课堂里了。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；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边。”听着听着课，老师的话逐渐地虚无缥缈起来，像远山的蝉鸣。孩子们的心思都被窗外翩跹的蝴蝶、飞舞的蜻蜓给带走了，想着星期天快点到来。女孩们想着去山里扯些草药去卖，好换一条漂亮的裙子，或是谁谁菜园里的胭脂花开了，去摘几朵来把指甲染得红红紫紫的。男孩们的想法不在穿着上，而是想着去砍做弹弓的树枝，去掏鸟蛋，或是砍一根好的钓竿，或去装鱼梁，反正不是去山上，就是去河里。

总之，过了端午，这个夏天就是属于小孩子们的了。